



前定錄

鄭虔



開元二十五年鄭虔爲廣文博士有鄭相如者年五十餘自隴右來應明經以從子謁虔虔待之無異禮他日復謁亦如之相如因謂虔曰叔父頗知其能否夫子云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某亦庶幾於此若在孔門未敢鄰於顏子如言偃子夏之徒固無所讓虔大異之固詰所驗其應如響虔乃杜門累日與之言因謂之曰若然恐何不早爲進取而遲暮如是相如曰某來歲方合成名所以不預來者時未至耳虔曰君當爲何官曰後七年選授衢州信安縣尉秩滿當卒虔曰吾之後事可得聞乎曰自此五年國

家當改年號又十五年大盜起幽薊叔父此時當被玷汙如能赤誠向國即可以免遷謫不爾非所料矣明年春果明經及第後七年調授衢州信安縣尉將之官告以未訣涕泣為別後三年有考使來虔問相如存否曰替後數月暴終于佛寺至二十九年改天寶十五年安祿山亂東都遣僞署西京留守張通儒至長安驅朝官就東洛虔至東都僞署水部郎中乃思相如之言佯中風疾攝市令以自污而亦潛拜章疏上肅宗肅宗即位靈武其東京平令三司以接受逆命者罪虔以心不附賊貶台州司戶而卒

裴諝

應二年戶部郎中裴諝出為廬州刺史郡有二遷

客其一曰武徹自殿中侍御史貶為長史其一曰仲卿自刑部員外郎貶為別駕諝至郡三日二人來候謁諝方與座俄而吏持一刺云寄客前巢縣主簿房觀請謁諝方與二客話舊不欲見觀語吏云謝房主簿相訪方對二客請俟他日吏以告觀觀曰其以使君有舊宜以今日謁固不受命吏又入白諝諝曰吾中外無有房氏為舊者乃令疏其祖父官諝觀具以對又於懷中探一紙舊書以受吏諝覽之愀然遽命素服引於東廡而弔之甚哀既出未及易服顧左右問曰此有府職月請八九千者乎左右曰有名逐要者是也遽命吏出牒以署觀時二客相顧甚異之而莫敢發問諝既就榻歎息因謂二客曰君無為復

患遷謫事固已前定某開元七年罷河南府文學時
至大梁有陸仕佳為浚儀尉某往候之仕佳座客有
陳留尉李揆開封主簿崔器方食有前襄州功曹參
軍房安禹繼來時坐客聞其善相人皆請之安禹無
所讓先謂仕佳曰官當再易後十三年而終次謂器
曰君此去二十年當為府寺官長有權位而不見曹
局亦有壽考次謂揆曰君今歲名聞至尊十二年間
位極人臣後二十年廢棄失志不知其所以然也次
謂某曰此後歷踐清要然無將相年至八十言訖將
去私謂某曰少間有以奉託幸一至逆旅安禹既歸
某即繼往至則言欵甚密曰君後二十八年當從正
郎為江南郡守某明年當行一子後台為所守郎一

官君至三日當令奉謁然此子命薄不可厚祿願假
俸十千已下此即安禹子也徹等咸異其事仕佳後
再受監察御史卒器後為司農丞肅宗在靈武以策
稱旨驟拜大司農及歸長安累奉使後十餘年竟不
至本曹局揆其年授右拾遺累至宰相後與時不叶
放逐南中二十年除國子祭酒充吐蕃會盟使既將
行而終皆如其言安禹開元二十一年進士及第官
止南陽令

劉邈之

彭城劉邈之天寶中調授岐州陳倉尉邈之從母弟
吳郡陸康自江南來有主簿楊豫尉張穎者開康至
皆來賀邈之時冬寒因飲酒方酣適有魏山人琮來

邈之命下簾帷迎於庭且問其所欲琮曰某將入闕
請一食而去邈之顧左右命具芻米於館琮曰某非
悠悠求一食者今將追延山人就於驛日旰矣若就
館則慮不及請於此食而過邈之以方飲有難色琮
曰某頗能知人若果從容亦有所獻邈之聞之喜遽
命褰帷而坐客亦樂聞其說咸與揖讓而坐時康已
醉卧於東榻邈之乃具饌既食邈之有所請琮曰自
此當再名聞某官至二邑宰而不主務二十五年而
終言訖將去豫穎固止之皆有所問謂豫曰君八月
勿食驢肉食之遇疾當不可救次謂穎曰君後政官
宜與同僚善勿與官長不叶如或不叶必為所害豫
穎不悅琮知其意乃曰某先知者非能為君禍福也

因指康曰如醉者不知為誰也明年當成名歷官十
餘政壽考祿位諸君子不及也言訖遂去亦不知所
往明年逆胡啗兩京玄宗幸蜀陳倉當路時豫主郵
務常念琮之言記之於手板及駟騎交至或有與椽
舊者因召與食誤啗驢腸數鬻至暮腹脹而卒穎後
為臨濮丞時有寇至郡守不能制為賊所陷臨濮令
薛景先率吏及武士持刀與賊戰賊退郡平節度使
以聞即日拜景先為長史領郡務而穎常與不叶及
此因事笞之遂陰汚而卒邈之後樓某下登科拜汝
州臨汝縣令轉潤州上元縣令在任無政皆假椽以
終考明年康明經及第授祕書省正字充隴右巡官
府罷調授咸陽尉遷監察御史整屋令比部員外郎

連典大郡歷官二十二考

武殷

武殷者鄴郡林慮人也少有名譽鄉里信愛嘗欲娶同郡鄭氏則殷從母之女也姿色絕世雅有令德殷甚悅慕女意亦願從之因求為壻有誠約矣無何逼於知己所薦將舉進士期以三年從母許之殷至洛陽聞勾龍生善相人兼好飲酒時殷持榼造焉生極喜與之竟夕因謂殷曰子之祿與壽甚厚然而晚遇未至七十而小厄殷曰今日之慮未暇於此請以近事言之生曰君言近事非名與婚乎殷曰然生曰自此三年必成大名如其婚娶殊未有兆殷曰約有所娶何言無兆生笑曰君之娶鄭氏乎曰然生曰固

非君之妻也君當娶韋氏後二年始生生十七而君娶之時當官未踰年而韋氏卒殷異其言固問鄭氏之夫即同郡郭子元也子元娶五年而卒然將嫁之夕君其夢之既二年既下第有內黃人郭紹家富於財聞鄭氏美納賂以求其婚鄭之母聚其族謀曰女年既笄殷未成事吾老矣且願見其所適今有郭紹者求娶吾欲許之何如諸子曰唯命鄭氏聞之泣悲將斷髮為尼者數日及嫁之夕忽得疾昏眩若將不救時殷在京師其父夢一女子嗚咽流涕似有所訴視之即鄭氏也殷驚問其故良久言曰某常仰慕君子之德亦知君之意且曾許事君矣今不幸為尊長所逼將適他氏沒身之恨知復何言遂相對而泣因

驚覺悲惋且異其事乃發使驗之則果適人問其姓氏則郭紹也殷數日思勾龍生言頗驗然疑其名之異耳及肅宗在儲邸名紹遂改子元殷明年擢第更二年而子元卒後十餘年殷歷位清顯每求娶輒不應後自尚書郎謫官韶陽郡守韋安貞固以女妻之殷念勾龍生之言懇辭不免娶數月而韋氏亡矣其後皆驗如勾龍生之言爾

豆盧署

豆盧署本名輔真貝元六年舉進士下第將遊信安以文謁郡守鄭式瞻甚禮之館給數日稍狎因謂署曰子復姓不宜兩字為名將為改之何如署因起謝且求其所改式瞻書數字若著者助者署者曰吾慮

子宗從中有同者故書數字子當自擇之其夕宿於館夢一老人謂曰聞使君與子更名子當四舉成名四者甚佳後二十年為此郡守因指郡隙地曰此可以建亭臺既寤思之四者署字也遂以為名既二年又下第以為夢無徵知者或謂之後二年果登第蓋自更名後四舉也大和九年署自秘書少監為衢州刺史既至周覽郡內得夢中所指隙地遂一亭名曰徵夢亭

喬琳

喬琳以天寶元年冬自太原赴舉至大梁舍於逆旅時大寒雪甚琳馬死傭僕皆去聞浚儀尉劉彥莊喜賓客遂往告之彥莊客申屠生者善鑿人自云八十

已上頗箕踞傲物不雖知名之士未嘗與之揖讓及
琳至則言款甚狎彦莊異之琳既出彦莊謂生曰他
賓客賢與不肖未嘗見生與之一言向者喬生一布
衣耳何詞之密歟生笑曰此固非常人也且嘗爲君
之長吏宜善視之心獲其報向與之言蓋爲君結交
耳然惜其情反於氣心不稱質若處極位不至百日
年過七十當主非命子宜志之彦莊遂館之數日厚
與車馬送至長安而申屠生亦告去且曰吾辱君之
惠今有以報矣請從此辭竟不知所在琳後舉進士
登第累佐大府大歷中除州刺史時彦莊任武令
誤斷獄有死者爲其家訟索詔下御史劾其事及琳
至竟獲免建中初徵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在位八十

七日以疾罷後陷賊朱泚中方削髮爲僧泚知之竟
逼受逆命及收復亦陳其狀太尉李晟欲免其死上
不可遂誅之時年七十一矣

張轅

吳郡張轅自奉天尉將調集時李庶人錡在浙西兼
權筦轄與之有舊將往謁且求資糧未至夢一人將
官告至云張轅可知袁州新喻縣令轅夢中曰巴曾
爲赤尉不宜爲此固不肯受其人曰兩季之俸支牒
已行不受何爲遂委之而去轅覺竟惡之及見錡具
言將選告以乏困錡留之數日將辭去錡因謂曰足
下選限猶遠且能爲一職乎亦可資桂玉之費轅不
敢讓因署毗陵郡鹽鐵場官轅以職雖卑而利厚遂

受之既至所職視其簿書所用印乃袁州新喻廢印也
也轅以四月領務九月而罷兩季之俸皆如其言

龐嚴

京北尹龐嚴為衢州刺史到郡數月忽夢二僧入寢門嚴不信釋氏夢中呵之僧曰使君莫怒余有先知故來相告耳嚴喜聞之乃問曰余為相乎曰無有節制乎曰無曰然則當為何官曰類廉察而無兵權有土地而不出畿內過此已往非吾所知也曰然壽幾何曰惜哉所乏者壽向使有壽則無求不可曰當何日去此曰來年五月二十三日及明年春有除替先以狀請於廉使元稹素與嚴善必謂得請行有日矣其晦日宴客得元公復書云請侯交割嚴發書曰甚

固知未可以去具言其夢中事於座中竟以五月二十三日發後為京兆尹而卒

李敏求

京兆尹趙郡李敏求應進士八就禮部試不利大和九年秋旅居宣平里日晚擁膝愁坐忽如沉醉俄而精鬼去身約行六七十里至一城府門之外有數百人忽有一人出拜之敏求曰何人也答曰某即十年前所使張岸也敏求曰汝前年隨吾旅遊卒於涇州何得在此對曰某自離二十二郎後事柳十八郎職甚雄盛今作泰山府君判官二十二郎既至此亦須一見遂於稠人中引入通見入門兩廊多有衣冠或有愁立者或白衣者或執簡板者或有將通狀者其

服率多慘紫或綠色既至廳柳揖與之言曰公何爲到此得非爲他物所誘乎公宜速去非久住之所也敏求具如此答柳命吏送出將去懇求知將來之事柳曰人生在世一食一宿無不前定所不欲人知者慮君子不進德修業小人惰於農耳君固欲見亦不難爾乃命一吏引敏求至東院西有屋一百餘間從地至屋書架皆滿文簿籤帖一一可觀吏取一卷唯出三行其第一行云大和二年罷舉第二行云其年婚姻得伊宰宅錢二十四萬其第三行云受官於張平子餘不復見敏求既醒具書於標秩之間明年客遊西京過時不赴舉明年遂娶韋氏韋之外親伊宰將鬻別第召敏求而售之因訪所親得價錢二百萬

伊宰乃以二十萬贖敏求既而當用之券頭以四萬爲貨時敏求與萬年尉戶曹善因請之平君用所資伊亦貺焉累爲二十四萬明年以陰調授河南北縣尉縣有張平子墓時說者失其縣名以俟知者

韓晉公

韓晉公滉在中書嘗召一吏不時至怒將撻之吏曰其有所屬不得遽至乙覽其罪晉公曰宰相之吏更屬何人吏曰其不幸兼屬陰司晉公以爲不誠怒曰既屬陰司有何所主吏曰其主三品以上食料晉公曰若然其明日當以何食吏曰此非細事不可顯之請疏於紙過後爲驗乃恕之而繫其吏明日遽有詔命既對適遇太官進食有饌糜一器上以一半賜晉

公食之美又賜之既退而腹脹歸私第召醫者視之
曰食物所擁宜服少橘皮湯至夜可啗漿水粥明日
疾愈思前夕吏言召之視其書則皆如其說公因復
問人間之食皆有籍也答曰三品已上日支五品已
上而有權位者旬支凡六品至九品者季支其有不
食祿者歲支

張宣

杭州臨安縣令張宣寶歷中自執府戶曹掾調授本
官以家在浙東意求蕭山宰出詔已前三日忽夢一
女子年二十餘修刺來謁宣素素介夢中不與之見
女子云某是明府邑中之客安得不相見耶宣遂見
之禮貌甚肅曰妾有十一口依在貴境有年數矣今

聞明府將至故來拜謁宣因問將名竟不對宣因告
其族人曰且誌之及後補湖州安吉縣令宣以家事
不便將退之族人曰不然前夕所夢一女子安字乎
十一口吉字乎此陰騭已定退亦何益宣悟且笑曰
若然固應有定遂受之及秩滿數年又將選時江淮
水歉宣移家河東固求宋亳一官將引家住又夢前
時女子顏貌如舊曰明府又當宰妾之邑也宣曰某
已為夫人之邑今豈再授乎女子曰妾自明府罷秩
嘗卽遷居今之所止非舊地也然往者家屬凋喪畧
盡今唯三口為累耳明府到後數月亦當辭去言訖
似若悽愴宣亦未諭及唱官曰乃得杭州臨安縣令
宣歎曰三口臨字也數月而去吾其憂乎到任半年

而卒

杜思温

貞元初有太學生杜思温善鼓琴多遊於公侯門館每登臨宴往往得興嘗從宿安夜宿城南荀家甯中夜後山月如晝而遊客皆醉思温獨携琴臨水閑泛忽有一叟支頤來聽思温謂是座客殊不回顧及曲罷與語乃知非向者同遊之人遽置琴而起老人曰少年勿怖余是秦時河南太守梁陟也遭難身沒於此中平生好鼓琴向來聞君無琴絃軫清越故來聽耳知音難遇無辭更爲我彈之思温奏爲沉湘老人曰此弄初成吾嘗尋之其間音指稍異此思温因求其異隨而正之聲韻涵古又々々然切時人莫之聞

叟因謂思温曰君非太學諸生乎曰然叟曰君何不求於名譽而常爲王門之伶人乎思温竦然受教且問窮達之事叟曰余之少子主管人間祿籍當爲君問之此後二日當再會於此至期而思温往見叟亦至焉乃告曰惜哉君終不成名亦無正官然有假祿在巴蜀一十九年俸入不絕然慎勿爲武職當有大禍非襮所免誌之誌之言訖遂不見思温明年又下第遂罷舉西遊抵成都以所藝謁韋令公公甚重之累署要籍隨軍十七八年所請雜俸月不下二萬又娶大將軍女車馬第宅甚盛而妻父常欲思温在轅門思温記老人之言輒辭不就後二日家請韋令公遂補討擊使牒出方告不敢復辭而常懼禍至求爲

遠使竟不果及劉霸反叛時思溫在鹿頭城城陷爲官軍所殺家族不知所在也

李相國揆

李相國揆以進士調集在京師聞宣平坊王生善易筮往問之王生每以五百文決一局而來者雲集自辰及酉不得次而有空反者揆時持一縑晨往生爲之開卦曰君非文字之選乎當得河南道一尉揆負才華不宜爲此色悒忿而去王生曰君無怏怏自此數月當爲左拾遺前事固不可涯也揆怒未解生曰若果然幸一枉駕揆以書判不中第補汴州陳留尉始以王生之言有徵後詣之生於几下取一緘書可十數紙以授之曰君除拾遺可發此緘不爾當大咎

揆藏之既至陳留時採訪使倪若冰以揆才華族望留假府職會郡有事須上請擇與中朝通者無如揆乃請行開元中郡府上書姓李者皆先謁宗正時李璆爲宗長適遇上尊號揆既謁璆璆素聞其才請爲表三通以次上之上召璆曰百官上表無如卿者朕甚佳之璆頓首謝曰此非臣所爲是臣從子陳留尉揆所爲乃下詔召揆時揆寓宿于懷遠坊盧氏姑之舍子弟聞召且未取出及知上意欲以推擇遂出既見乃宣命宰臣試文詞時陳黃明爲題目三篇其一曰紫絲盛露囊賦二曰答吐蕃書三曰代南越獻白孔雀表揆自午及酉而成既封請曰前二首無所遺恨後一首或有所疑願得詳之乃許拆其緘塗八字

旁注兩句既進翌日授左拾遺旬餘乃發王生之緘視之三篇皆在其中而塗注者亦如之遽命駕往宣平坊訪王生則竟不復見矣

薛少殷

河南薛少殷舉進士忽一日暴亡於長安崇儀里有
一使持牒云大使追俄引至府門見府官即鮮于叔
明也少殷欲有所訴叔明日寒食將至何爲饑雞子
食也東面有一僧手持寶塔門扇雙開少殷已在其
中叔明日某方欲立事和尚何爲救此人乃迫而出
令引少殷見判官及出門之西院閣者入白逡巡聞
命素服乃引入所見乃亡兄也敘泣良久曰吾以汝
久未成名欲薦汝於此分主公事故假追來非他色

少殷時新婚姻慊不願住兄曰吾同院有王判官職
居西曹汝既來此可以一謁而去乃命引少殷於西
院見之接待甚厚俄聞備饌海陸畢備未食王判官
忽起顧見向者持塔僧僧曰不可食食之則無由歸
矣少殷曰饑甚奈何僧曰唯蜜煎薑可食乃取食之
而王判官竟不至僧曰可去矣少殷復出詣兄且請
去兄知不可留乃白府官許之少殷既得歸人間願
知當爲何官見曰此甚難言亦何用知之少殷懇請
乃召一吏取籍尋閱不令少殷見之曰汝後年方成
名初任當極西之官次得歷畿亦簿尉又一官極南
此外吾不知也臨別兄曰吾舊使祗承人李俊令隨
汝去有危急即可念之既去每過危險皆見其僧前

引少殷曰弟子素不相識和尚何乃見護如此僧曰
吾爲汝持金剛經故相護爾既醒具述其事後年春
果及第未幾授祕書省正字充和蕃判官及回改同
安主簿秩滿遇趙昌爲安南節度少殷與之有舊
求爲從事欲壓極南之官昌許之曰乘遞之鎮未暇
有表至江陵當以表請及表至少殷尋以母丁憂服
除選授萬年縣尉時青淄卒吏與駙馬家童鬪死京
兆府不時奏德宗怒時少殷主賊曹務一日乃貶高
州雷澤縣尉十餘年備歷艱苦而李俊常有所護及
順宗嗣位有詔收錄貶官少殷移至桂陽與貶官李
定同行過水勒馬與一從人言即李俊也云某月日
已足拜別而去少殷曰吾兄言官止於此李俊復去

將不久矣李定驚感感問其事具以告之少殷十數
日而卒

袁孝叔

袁孝叔者陳郡人也少事母以孝聞母嘗得疾恍惚
踰月不痊孝叔忽夢一老父謂曰子母疾可治孝叔
問其名居不告曰明旦迎吾於石壇之上當有藥遺
子及覺乃周覽四境所居之東十里有廢觀古石壇
而見老父在焉孝叔喜拜迎至于家即於囊中取丸
靈丹一圓以新汲水服之卽日而瘳老叔德之欲有
所答皆不受或累月一來然不詳其所止孝叔意其
必能歷筭爵祿常欲發問而未敢言其後一旦來謂
孝叔曰吾將有他適故來訪別於懷中探出一編書

以遺之曰君之壽與位盡具於此事已前定非智力之所及也今之躁求者適足徒勞耳君藏吾此書御名勿預視但受一命即開一幅不爾當有所損孝叔跪受而別後孝叔寢疾殆將不救其家或問後事孝叔曰吾爲神人授書一編曾未開卷何遽以後事問乎旬餘其疾果愈後孝叔以門蔭調授密州諸城縣尉五轉蒲晉縣令每之任輒視神人之書時日無差後秩滿歸閩鄉別墅因晨起欲就巾櫛忽有物墜于鏡中類蛇而有四足孝叔驚仆于地不語數日而卒後逾月其妻因閱其笥得老父所留之書猶餘半軸因嘆曰神人之言亦有誣矣書尚未盡而人已亡乃開視之其後唯有空紙數幅畫一蛇而盤照中矣孝

馬遊秦

叔之叔修已元和初爲太學生具說其事
吏部令史馬遊秦開元中以年滿當選時侍郎裴光庭以本銓舊吏問其所欲遊秦不對固問之曰某官已知矣不敢復育所聞光庭曰當在我安得知之遊秦不答亦無懼色光庭怒曰既知可以言乎遊秦曰此可誌之未可言之乃命疏其事自藏於楹棟之間期注唱後發之後老君見於驪山鑿輿親幸其地因改會昌縣爲昭應縣光庭以舊無昭應之名謂遊秦莫得而知也遂補其縣錄事及唱官之日發棟間所誌之書則如言爾

韋泛

韋泛者不知其所來大曆初罷潤州金壇縣尉客遊吳興維舟于興國佛寺之水岸時正月望夜士女繁會泛方寓目忽然暴卒縣吏捕驗其事未已再宿而甦云見一吏持牒來云府司追遂與之同行約數十里忽至一城兵衛甚嚴入見多是親舊徃還泛驚問吏曰此何許也吏曰此非人間也泛方悟死矣能見數騎呵道而來中有一人衣服鮮華容貌甚偉泛前視之乃故人也驚曰君何為來此曰為吏所追其人曰某職主召魂未省追子因思之曰嘻誤矣所追者非追君也乃兗州金鄉縣尉韋泛也遽叱吏送之歸泛既喜得返且請其故人因求其祿壽其人不得已密謂一吏於別院立泛於門吏入持一尺筆來書

其左手曰前楊衡後楊後楊年年強七月之節歸鄉泛既出前所追吏亦送之既醒具述其事沙門法寶好異事盡得其實因傳之後六年以調授太原揚曲縣主簿秩滿至京師適遇所親與鹽鐵使有舊遂薦為揚子縣巡官在職五年建中元年六月二十八日將赴選以暴疾終于廣陵旅舍其日乃立秋日也

陳彥博

陳彥博與謝楚同為太學廣文館生相與齊名彥博將取解忽夢至都堂見陳設甚盛若行大禮然庭中幃幄飾以錦繡中設一榻陳列几案上有尺檣望之昭耀如金字彥博私問主事曰此何禮也荅曰明年進士人名將送上界官司閱視之所彥博驚喜因求

一見其人引至案傍有紫衣人執象簡彥博見之歛
衽而退紫衣曰公有名矣可以視之遂前見三十二
彥博名在焉從上二人皆姓李而無謝楚名既晤獨
喜不以告人及楚同過策試有自中書見名者密以
告楚而不言彥博彥博聞之不食而泣楚乃諭之曰
君之能豈後於楚設使一年未利何若是乎彥博方
言其夢且曰若果無驗吾恐終無成矣太學諸生日
誠如所說事亦未知也明日視榜即果如夢中焉彥
博以元和五年崔樞下及第上二人李顧行李仍叔
謝楚明年于尹躬下擢第

陸賓于

吳郡陸賓于舉進士在京師常有一僧曰惟瑛者善

聲色兼知術數賓于與之往來每言小事無不驗至
寶歷二年春賓于欲罷舉歸吳告惟瑛以行計瑛留
上一宿明旦謂賓于曰君來歲成名不必歸矣但取
京兆薦送必在高等賓于曰某曾三就京兆未始得
今歲之事尤覺甚難瑛曰不然君之成名必以京兆
薦送他處不可也至七月六日若食水族必殊等及
第矣賓于乃書於進昌里之牖間日省之數月後因
於靖宮北門候一郎官適遇朝客遂迴憩於從孫聞
禮之舍既入聞禮喜迎曰向有人惠鯉魚方欲候翁
而烹之賓于素嗜魚但令具羹至者輒盡後日因視
牖間所書字則七月六日也遽命駕詣瑛且給之曰
將遊蒲關故來訪別瑛笑曰水族已食矣遊蒲關何

爲賓于深信之因取薦京兆果得殊等明年入省試
畢又訪瑛瑛曰君已登第矣名籍不甚高當在十五
人之外狀首姓李名合曳脚時有廣文生朱侏者時
議及第監司所送名未登科賓于因問其非姓朱乎
瑛曰三十三人無姓朱者時正月二十四日賓于言
於從弟符符書壁間後月餘放榜狀頭李郃賓于名
在十六即三十三人也惟瑛又謂賓于曰君成名後
當食祿於吳越之分有一事甚速賓于不諭其意及
從事於越半年而暴終

王璠

王璠以元和五年登科嘗夢爲河南尹平旦視事有
二客來謁一衣紫而東坐一衣緋而西坐緋者謂紫

者曰蒞邦如何處置曰已科決處出界訖覺乃書於
諾牒之後別紙上後二十年果除河南尹既至三日
留守大將知水北院官與洛陽令及分司郎官偕至
問荅一如夢中遽命開篋取官誌所誌者備焉乃是
郎官家奴竊物而遁送縣縣斷如此

柳及

柳及河南人貞元中進士登科殊之子也家于澧陽
嘗客遊至南海元帥以其父有名於搢紳士林間俾
假掾于廣未幾娶會長岑氏之女生一男名翫翫及
以親老家遠不克迎候乃携妻子歸寧于澧陽未再
歲後以家給不足單車重遊南中至則假邑於蒙于
武仙再娶沈氏會公事之郡獨沈氏與母孫氏在縣



原件短缺

解時當秋夜分之後天晴月皎忽於牖中見一小兒
手招沈氏曰無懼無懼某幾郎子也告說事狀歷然
可聽沈氏以告其母母乃問是何人有何所請答曰
某醜醜也以去年七月身死故來辭別凡人夭逝未
滿七歲者以生時未有罪狀不受業報縱使未即托
生多為天曹權錄驅使其使當職役但送文書來往
地府耳天曹記人善惡每月一送地府其間有暇亦
得閑行沈氏因告曰汝父之郡會計亦當即至俄爾
及歸沈氏具告及固不信曰荒徼之地當有妖怪假
託人事殆非山精木魅之所為乎其父即又於牖間
以手招及及初疑尚正辭詰之乃聞說本末知非他
鬼乃歔歔涕泗因詢其夭橫之由答曰去年七月中

得疾不救忽寤云冥司見善惡報應之事遂出家行
太行山四十年戒行精苦往往言人將來之事初若
隱晦後皆明驗嘗有二客來一曰姚邈舉明經其二
曰張氏以資蔭不記名僧謂張曰君授官四政慎不
可食祿范陽四月八日得疾當不可救次謂邈曰君
不利簪笏如能從戎亦當三十年無乏有疾勿令胡
人療之其年張授官於襄鄧間後累選常求南州亦
皆得之後又赴選果授虢州盧氏縣令到任兩日而
卒卒之日果四月八日也後方悟范陽即盧氏望也
邈後舉不第從所知於容州假軍守之名三十年累
轉右職後因別娶婦求為儻者因得疾服姬黃氏之
藥而終後訪黃氏本末乃洞主所放出婢是胡女也

唐前定錄

國老談苑卷第一

夷門隱叟王

君玉

編

太祖嘗語趙普曰唐室禍源在諸侯難制何術以革之普曰列郡以京官權知三年一替則無虞因從之

開寶中御廐新調御馬成進太祖御宣政殿親閱

時太宗尹天府亟召之既至俾自殿陛乘之

太宗固辭以人臣之禮不可上勉之不從其懇已而目送之且語左右曰今公真他日太平天子也

太祖以范質寢疾數幸其家其後慮煩在朝大臣止
奉內夫人問訊質家迎奉器皿不具內夫人奏知

太祖即令翰林司送果子淋酒器九十副以賜之
復幸其第因謂質曰卿爲宰相何自苦如此質奏
曰臣向在中書門無私謁所與飲酌皆貧賤時親
戚安用器皿因循不置非力不及也猥蒙厚賜有
涉近名望陛下察之尋薨開寶中因相位之人
太祖素言如范質眞宰相也嗟悼久之

太祖嘗曲宴翰林學士王著御宴旣罷著乘醉喧譁
太祖以前朝學士優容之令扶以出著不肯退即
趨近屏風掩袂慟哭左右拽之而去明日或奏曰
王著逼宮門大慟思念世宗 太祖曰此酒徒也
在世宗幕府吾所素諳况一書生雖哭世宗能何
爲也

太祖曰周世宗征淮南

太祖總軍政然分部之制

稟於世宗時宣祖不豫是役當淮將皇甫暉之敵
也宣祖憚之密請移軍 上告以世宗之命遂止
上翌日銜戚奪志以圖報効挺身死戰血濡袖旣
而擒暉淮南平 上功居第一王業肇於是矣向
若苟私循軍移世宗有命則得禍無類又安能建
不拔之基以延祀於萬世者乎

太祖提周師甚寡當李景十五萬衆陣於清流山下
士卒恐懼 太祖令曰明日午當破敵人心遂安
翌日正午 太祖果臨陣親斬僞驍將皇甫暉以
覆其衆是時環滁僧寺皆鳴鍾而應之旣平鳴鍾
因爲定制趙時進滁州午鍾記

太祖嘗暑月納涼於後苑召翰林學士竇儀草詔處分邊事儀至苑門見太祖岸幘跣足而坐儀即退立閣門使督趣儀曰官家方取便未敢進閣門使怒而奏之太祖自視微笑遽索御衣而後召入未及宣詔意儀奏曰陛下新即大位四方瞻望宜以禮示天下臣即不才不足動聖顏臣恐賢傑之徒聞而解體太祖歛容謝之自後對近臣未嘗不冠帶也

太祖將親征潞賊李筠詔留後呂餘慶趙普於京師普因私謁太宗於宋邸且曰普託迹諸侯十五年今偶雲龍變家爲國賊勢方盛萬乘蒙塵是臣子効命之日幸望啓奏此誠願軍前自効太宗

卽以聞上太祖笑曰趙普豈勝甲冑乎因謂太宗曰是行也朕勝則不言萬一不利則使趙普分兵守河陽別作一家計度及凱旋第賞宰臣撥官太祖曰普有從朕伐叛之勲宜當加等於是授侍郎樞密使

太祖一日袒裼幸翰林院時學士盧多遜獨直上行與語引入寢殿因指所御青練帳紫綾褥謂多遜曰爾在外意朕豐侈耶朕用此猶常愧之

太宗嘗冬月命徹獸炭左右或啓曰今日苦寒上曰天下民困是寒者衆矣朕何獨温愉哉

太宗嘗幸龍圖閣閱書指西北架一漆函上親自署鑰者謂學士陳堯咨曰此田錫章疏也已而愴然

久之

太宗一日寫書筆滯思欲滌硯中宿墨顧左右咸不在因自俯銅池滌之既畢左右方至上徐顧曰爾輩何處來

太宗志遵儉謹每居內服澣濯之衣或有穿者則命紉補以進

太宗退朝常以經籍自娛所閱之策以帕裹小黃門待之巡行殿籞畢以爲從藥糊之酒率皆副焉又以栢爲界尺長數寸謂之隔筆簡每御製或飛宸翰則用以鎮所臨之紙

真宗初卽位暇日召翰林學士王禹偁與之論文禹偁奏曰夫進賢黜不肖闢諫諍之路彰爲誥命施

之四方延利萬世此王者之文也至於雕織之言豈足軫慮思較輕重於瑣瑣之儒哉願棄末務大以成宗社之計上顧曰卿愛朕之深矣

真宗在朱邱時諸王競營假山究王山成食安以賞真宗預焉酒方洽王指爲侍讀姚坦曰是山崇麗平坦曰聚血爾何山之謂也昔年夏侯嶠爲苑丘令田賦充而遷督刑之血日沃于庭此山之工實倍彼賦非聚血而何上不憚而輟宴還第乃去山爲壁寫儒行篇他日對而命宴坦叩頭謝曰非英賢何能及此太宗聞之意有屬焉

真宗在東宮一日太宗勗令學草書乃再拜曰臣聞王者事業功侔日月一照使隱微盡曉草書之

蹟誠爲祕妙然達者蓋寡儻臨事或誤則罪有歸焉豈一照之心哉謹願罷之 太宗大喜一餒謂之曰他日之英王也

仁宗在儲宮 眞宗慎擇官僚皆難其人魯宗道時作正言慷慨敢諫忽一日便坐召對 眞宗曰太子天下之本當得正人輔之令以付卿其志心以導吾子宗道退讓敦獎遣之翌日除右諭德

仁宗既即位每朝退多弄翰墨一日學書適遇江陵王欽若奏章上達因飛帛大書王欽若三字既罷左右取之呈於 太后是時欽若有再命相之議太后遂令中使合其字緘爲湯藥馳驛以賜欽若即口宣召之欽若至闕下故寂無知者

周世宗在漢爲諸衛將軍嘗遊畿甸謁縣令姓方聚邑客蒲博弗得見世宗頗銜之及即位令因部夫犯贓數百疋宰相范質以具獄上奏世宗曰親民之官贓狀狼籍法當處死質奏曰受所監臨財物有罪止贓雖多法不至死世宗怒厲聲曰法者自古帝王之所制本以防姦朕立法殺二贓吏非酷刑也質曰陛下殺之即可若付有司臣不敢署勅遂貸其命因令今後犯者並以枉法論質乃奉詔令刑統中強率斂八已並同枉法者是也質之守正不回大率如是

范質在中書急於銓品人物凡清資華級未嘗虛授於人延士大夫講貫世務以觀器識顯德中殿中

侍御史柴自牧石補闕裴英同謁質于中書質語及民間利病因謂自牧曰嘗歷州縣乎自牧對以數任職事次問英英唐相贊之後以門地自負乃曰徒勞之役惟英偶免質怒責英曰質雖不才備位宰相坐政事堂與諫官御史論生民疾苦非戲言也浮薄之徒安可居諫署英慙懼而退明日質具奏其事英遂授散秩

趙普在中書每奏牘事有違戾太祖意者因請之於上或拂之於地普緩拾之振塵以獻有及再三者理遂而已

曹彬初尅成都有獲婦女者彬悉閉於一第竅度食且戒左右是將進御當密衛之洎事寧咸訪其親以還之無親者備禮以嫁之彬平蜀回輜重甚多或言悉竒貨也太祖令伺之皆古圖書無銖金寸錦之附

范質性儉約不受四方遺賂自五代以來宰相取給於方鎮由質絕之爲相輔居第止十一間門屋庫隘周太祖嘗令世宗詣質時爲親王軒馬高太門不能容世宗即下馬步入及嗣位從容語質曰卿所居舊宅耶門樓一何小哉因爲治第

周世宗嘗欲以審儀陶穀並命爲宰相以問范質質曰穀有才無行儀執而不通遂寢其事太祖又欲令參知政事趙普憚其剛嚴奏以薛居正代之終不入申書亦其命也

雷德讓判大理寺一日有疑讞非次請對時太祖放鷲禽於後苑見德讓奏曰陛下以放禽為急刑獄為常臣切未諭上怒舉持玉鍼撞之二齒墜地德讓拾而結於帶中上謂曰汝待訴我耶德讓曰臣安敢訴陛下自有史官書之上從而悔厚賜以遣之

竇儀自周朝以來負文章識度有望于時搢紳許以廊廟之器儀因以公台自許急於大用乃設方畧以經營之為端明殿學士判河南府時括責民田增其賦調欲期恩寵以致相位當時洛人苦之又嘗奉詔按筠州獄希世宗旨鍛鍊成罪枉陷數人士君子以此少之

權其為翰林待詔有良馬日馳數百里陶穀欲取之累言于權權曰學士要誠合拜獻某年老有足疾非此馬馴良不能出入更俟一二年解職必以為費穀心銜之後因草密詔召權於閣中書之穀曰吾嘗愛權卿破體王書寫了進本來權即與書之穀突入閣中取其本乃謂權曰帝王密詔內有國家機事未經進御輒寫一本欲將何用洩漏密旨罪當不赦即呼吏作奏牘發其事權不能自明但皇恐哀訴而已穀曰亟將馬來釋爾遂并馬券取之

又嘗奉使兩浙獻詩二十韻于錢俶其末云此生頭已白無路掃王門時穀官是丞郎職為學士奉命

小邦獻詩已是失體復有掃門之句何辱命之甚也

又浙帥開宴置金鐘以爲罰爵穀後因卧病浙帥使人問其所欲穀以金鐘爲請浙帥以十副贈之乃以詩謝云乞與金鐘病眼明其苟得無耻之如此及復命將出其境即賦詩于郵亭云井蛙休恃重溟儉澤馬曾嘶九曲濱請令人傳誦冀掩前詩之失穀之狡譎多此類也

劉温叟方正守道以名教爲己任幼孤事母以孝聞其母甚賢初爲翰林學士私庭拜母即命二婢箱擎公服金帶置于階下謂温叟曰此汝父長興中入翰林時所賜也自先君子薨背以來常懼家門

替墜今汝能自致青雲繼父之職可服之無愧矣因欷歔掩泣温叟伏地號慟退就別寢素衣蔬食追慕數日然後服之士大夫以爲得禮温叟累居顯要清貧尤甚未嘗受人饋知貢舉時有經學門生居畿內者獻粟草一車温叟却之其人曰此物出於躬耕願以致勤温叟不得已而受之即命家人置衣一襲以爲答計其直即倍於粟草矣自是無敢獻遺者爲御史中丞時嘗道由乾元門左右奔告聖駕方御樓温叟如常而行樓側下馬入奏曰此門按故事非賜大誤不御今陛下無故而登軍庶幾或聞則有恩給之望臣所以不却導從者不欲警彼耳目也非禮勿動臣職當風憲敢不言

之上遽還給內帑三千緡付縣官以自罰

趙普自樞密副使授集賢殿大學士是時范質等皆

罷相中書絕曹普授官勅無人署字 太祖在資

福殿普因入奏其事 太祖曰卿但進來朕爲卿

署字可乎普曰此有所行非帝王所親之 太祖

俄曰卿問陶穀實儀必有所說普乃召問之儀曰

唐文宗時甘露事後中書無宰相然當時冊命輔

相即不知何人今皇帝京尹官是中書令此正宰

相任也署勅宜矣普入奏遂命 太宗署勅焉

田錫爲諫議大夫疾亟進遺表 眞宗宣御醫質上

藥馳往已無及矣俄召宰相對袖其表而示之且

曰朕自臨大寶閱是表多矣非祈澤宗族則希恩

子孫未有如錫生死以國家爲慮而儆戒於朕興

歎久之命優其贈典

寇準再入中書魏野貽詩曰好去上天辭富貴却來

平地作神仙未幾南遷帝誦此詩句

崔遵度爲太子諭德性方正清素尤精於琴嘗著琴

式以天地自然有十二聲徽非因數也范仲淹嘗

問琴理於遵度對曰清麗而靜和潤而遠琴書是

也

李遵勗楊億劉筠常聚高僧論宗性遵勗命畫工各

繪其像成圖曰曰禪會

陳省華以大卿居家其子堯叟叅樞密堯咨掌制誥

每朝退端服夾侍偶賓至則導茗酪焉

張詠爲兵部尚書臨終上疏言丁謂姦邪用之亂國願斬之以謝天下

國老談苑卷第一

國老談苑卷第二

夷門隱叟王

君玉

編

王旦在中書祥符末內帑災縑帛幾罄三司使林特請和市於河外草三上旦悉抑之頃而特率屬僚訴於宰府旦徐曰瑣微之帛固應自至柰何彰國弱於四方居數日外貢併集受帛四百萬蓋旦先以密符督之也

王嗣宗爲御史中丞真宗一日幸相國寺回自北門嗣宗上言曰天子行黃道豈可由後門臣任當風憲詎敢廢職上悅其直給內帑三千緡以自罰北門由是不常開焉

曹璨彬之子也爲節度使其母一日閱宅庫見積錢

數千緡召瓌指而示曰先侍中履歷中外未嘗有此積聚可知汝不及父遠矣

寇準出入宰相三十年不營私第處士魏野贈詩曰有官居鼎鼎無地起樓臺泊準南遷時北使至內宴宰執預焉使者歷視諸相語譯導者曰孰是無地起樓臺相公畢坐無答者

王旦在中書二十年常日罷歸徑趨書閣闔扉以自息雖家人之親密者不復接焉常以蝗旱憂愧辭位俄而疾發不食 真宗命內饗謂肉糜宸翰緘器以賜日常三四旦疾亟聚家人謂曰吾無狀久坐台司今日且死矣當祝髮緇衣以塞吾平昔之志未幾而絕家人輩皆欲從其言惟塔蘇耆力排而

止之

張知白為參知政事嘗言參政之名實貳彼相禮當隆之每乘馬直入政事堂下

寇準鎮大名府北使路由之謂準曰相公望重何以不在中書準曰主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

李允則守雄州匈奴不敢南牧朝廷無北顧之憂一日出官庫錢千緡復斂民間錢起浮圖卽時飛謗至京師至於監司亦屢有奏削 真宗悉封付允則然攻者尚喧沸 真宗遣中人密諭之允則謂使者曰某非留心釋氏實為邊地起望樓耳蓋是時北鄙方議寢兵罷斥堠允則不欲顯為其備然

後謗毀不入畢其所為

陶穀以翰林學士奉使吳越忠懿王宴之因食蝻蚱詢其名類忠懿命自蝻蚱至蠶胡凡羅列十餘種以進穀視之笑謂忠懿曰此謂一代不如一代也田錫知制誥太宗命三班奉職出使回上殿因訪民間利病錫上言曰陛下苟令三班奉職上殿言事未審設呂蒙正已下何用乃罷之

趙世長以宗正卿北使時九月既宴薦瓜主客舉謂世長曰此方氣候誠早彼想未也世長對曰本朝來歲季夏此味方盛故知其節物晚也

滕涉以戶部副使聘北朝既至宴主客謂涉曰南朝食肉何故不去皮涉曰本朝出產絲蚕故肉不去

皮

楊億在翰林丁謂初參政事億列賀焉語同列曰殿子選爾何多尚哉未幾辭親逃歸陽翟別墅

陳彭年在翰林所兼十餘職皆文翰清秘之日時人謂其署銜為一條冰

馮拯姬媵頗眾在中書密令堂吏市珠絡自持為遺或未允所售出入懷之有及三四夕

魯宗道為正言言事違忤真宗稍息之宗道一日自訟於上前曰臣在諫列言事乃臣之職陛下以數而忌之豈非有納諫之虛名俾臣負素餐之辱矣臣切愧之謹願罷去上喜其忠慤勉而遣之他日追念其言御筆題殿壁曰魯直

蘇易簡在翰林。太宗一日召對，賜酒甚歡。上謂易簡曰：「君臣千載，遇易簡，應聲答曰：『忠孝一生心上。』」悅以所御金器盡席悉賜之。

種放隱終南山，至老不娶，養母，非力耕之粒不饋四方。從學者幾百人，由此被召。

寇準有飲量，每飲賓席常闔扉，輟驂以留之，未嘗點油，雖溷軒馬廐必用蠟炬。

陳恕長於心計，為鹽鐵使，釐宿弊，大興利益。太宗

深器之，嘗御筆題殿柱曰：「真鹽鐵陳恕。」

李宗諤為翰林學士，家雖百口，雍睦有制。真宗嘗

語侍臣曰：「臣僚家法當如宗諤。」

李遵勗為駙馬都尉，折節待士，宗揚億為文於第中。

築室塑像，晨夕伸函文之禮，刻石為記，未幾億卒。

寇準年三十餘，太宗欲大用，尚難其少，準知之，遽

服地黃兼餌蘆朮，以反之，未幾髭髮皓白。

查道以謹儉率已，為龍圖閣待制，每食必盡一器，度不勝則不復下筋，雖蔬茹亦然，嘗謂諸親曰：「福當如是，惜之。」

祥符中，議營昭應宮，計其工十五年而成，丁謂總領

其事，以夜繼晝，每繪一料給燭二條，踰七年而就。

杜鎬廣博為龍圖閣學士，真宗一日問積食原於

何代，鎬對曰：「漢景帝為太子，文帝鍾愛，既居東朝，文帝念之曰：『太子之食必料差殊，』乃命太官每具兩檐，積以一賜之，此其始也。」

魯宗道爲參政以忠鯁自任嘗與宰相議事時有不
合者宗道堅執不回或議少有異則遷諍不已然
多從宗道所論時人謂曰魚頭公蓋以骨鯁目之
也

天聖初朝廷清明賞罰必信時王欽若王曾張知白
魯宗道皆以忠義許國故風采聳動雖姚宋佐唐
蕭曹出漢無以方此數君子者

戚綸待制龍圖閣天書初降群臣表賀詞皆溢美綸
獨言曰曠古未有此事不可恃之爲祥當戒慎修
省以答天意 眞宗覽而嘉之

張誅真沆州有訴者曰某家素多藏某二歲而父母
死有甲氏贅於某家父將死手券以與之曰吾家

之財七分當主於甲三分吾子得之某旣成立甲
氏執遺券以析之數理於官咸是其遺言而見抑
誅嗟賞之謂曰爾父大能徵彼券則爲爾患在乳
臬中矣遽命反其券而歸其資

魯宗道以孤直遇主公家之事知無不爲每中書罷
歸私宅別居一小齋繪山水題曰退思巖獨游其
間雖家人罕接焉

杳道罷館陶尉與程宿寓於逆旅中夕有盜取其衣
旣覺呼宿曰衣有副乎翌日當奉假盜聞之棄獲
而去

寇準謫營道惟衣裘繫爲相時所得金笏頭帶當權
希時者諷其逾禮準拒之曰君父所賜服之不忘

未見禮之失也諷者慙恧而退

丁謂在朱崖家于洛陽爲書敘致 真宗恩遇厚自

刻責且勵家人不可興怨遂寄洛守託達於家洛

守不敢私開遽奏之上覽而感動遂有雷州之命

王旦在中書東封西祀悉嘗惣領祥符中處士魏野

令山童持詩以獻曰聖朝宰相頻頻出君在中書

十四秋西祀東封俱禮畢好來相伴赤松遊旦袖

其詩累於上前求退不遂

查道初應舉自荊州湖遊索獲資十餘萬至襄陽逆

旅見女子端麗姿出非塵中之偶因詰其所來乃

故人之女也遂以行素求良謹者嫁之是歲由此

罷舉又嘗於旅邸求下獲金釵一束且百隻意所

遺者必復來求之向晚果二人至見道但嗟惋而

已道詰之具言其所遺如道所獲遂盡以付之其

人驚喜請留三之一以爲謝道固拒之而去

丁謂既竄朱崖路由湘潭佛寺飯僧爲文以自敘其

畧曰補仲山之哀雖盡巧心和傳說之羹難調衆

口既至貶所教民陶瓦先爲公宇次營所居之第

爲小樓日遊其上閱書焚香怡然以自得後將有

衡陽之命諫官劉隨上言曰彼擅移於陵域將不

利於嗣君合取頭顱置之郊廟遂中止

王旦在中書祥符末大旱一日自中書還第路由潘

氏旗亭有狂生號王行者在其上指旦大呼曰百

姓困旱焦勞極矣相公端受重祿心得安邪遂以

所持經擲旦正中于首左右擒之將送京尹旦遽
曰言中吾過彼何罪哉乃命釋之

寇準初爲密學方年少得意偶撰江南曲云江南春
盡離腸斷蘋滿汀洲人未歸又云日暮江南一望
時愁情不斷如春水意皆悽慘末年果南遷

种放以諫議大夫還山 真宗命宴餞於龍圖閣群
臣賦詩以贈行杜錫學士獨跪上前誦北山移文
音句鏘越一坐盡傾上尤善之

徐鉉爲散騎常侍 太宗謂曰官家之稱其義安在
鉉曰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蓋皇帝之謂也淳
化中上苑象斿 太宗命使宣問鉉鉉對曰請於
前左足求之果得以進詔復詢之鉉曰象膽隨四

時在足今方二月臣故知耳初自南唐入京市宅
以歲餘見宅主貧困之甚因召而謂曰得非售宅
虧直而致是耶予近撰碑獲潤筆二百千可賞爾
矣宅主固辭不獲亟命左右輦以付之後黜邠州
年七十手不釋卷常親寫許慎說文一部謹細無
誤一日櫛罷命紙大書曰道者天地母投筆而絕
賀蘭歸真有奇志異術隱居嵩山景德中 真宗朝
陵因訪異人左右以歸真聞乃召對問曰知卿有
點化之術可以言之歸真奏曰臣請言帝王點化
之術願以堯舜之道點化天下可致太平惟陛下
用之

盧多遜既卒許歸葬其子察護喪權厝襄陽佛寺將

易以巨櫬乃啓其屍不壞儼然如生遂逐時易衣
至祥符中猶然

王欽若母賓古同倅三司一日賓古曰天下宿逃之
財自五代迄今理督未已亡族破家疵民大矣俟
啓而蠲之欽若卽命吏理其數翌日上奏 真宗
大驚曰先帝豈不知耶欽若曰先帝非不審其弊
蓋與陛下收天下心 真宗霑泣久之遽詔有司
俾盡釋焉欽若自此宸眷之厚

張詠鎮永興有父老訴牛舌爲人所割詠詰之爾於
鄰忤誰氏最隙訴者曰有甲氏嘗貸粟於某家不
遂構然之深詠遽遣去戒云至家徑解其牛貸之
父老如教翌日有百姓訴殺牛者詠謂之曰爾割

某氏牛舌以償貸粟之怨而反致訟耶其人遂伏
罪而謂神明焉

寇準掾雷康丁謂謫朱崖將假路於雷康準聞之竄
遂誠寃於謂今謂窮來而吾僕有剛者必將致仇
當爲防之於是聚令博易亦閱之詰旦聞夜三更
謂徃矣乃令散

李宗諤以京秩帶館職不預賞花釣魚故事賦詩穢
官花賦了詩不容重見齋黃杯無慘獨出金門去恰似當年不第
歸 太宗覽之大喜特詔預宴卽日改官

祥符中天書降群臣稱賀魚宗道上疏畧曰天道福
善禍淫不言示化人君政得其理則作佑以垂報
治乖於上則出異以警戒又何書哉臣恐姦臣肆

其誕妄妖惑上聽 真宗雖不開納然甚奇之
查道性淳古早寓常州琅山寺躬事薪水以給衆常
衣巨衲不復洗濯以育蚤虱晚年待制龍圖閣朝
列伏其重德咸謂之查長老

丁謂爲侍中嘗賦詩云千金家累非良寶一品高官
是強名未幾而籍沒資產削免官爵果符言志也
其中書時總領山陵事李維在翰林將授其親職
爲挽郎懇請於謂曰更在陶鑄謂應聲曰陶鑄復
陶鑄齋郎又挽郎維對曰自然堪淚下何必更殘
陽未幾而謂敗至朱崖撰詩賦文論數十篇號知
命集其詩有草解忘憂寫底事花能含笑笑何入
之句

國老談苑卷第二終

乙卯初秋校字本一過 沅州



Vertical text or markings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page, possib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r a marginal note. The text is faint and difficult to decipher, but appears to be organized in a columnar format. There are some dark, irregular marks at the bottom right corner, possibly ink smudges or damage to the paper.

程